

阿皮的隱身術

I

老樹下來了幾隻小蜥蜴，圍著家族的二長老，二長老諄諄告誡：「活著很重要，小傢伙們用心學。」只見二長老的舌頭伸出，縮回——

「嘖嘖，真美味，這招想不想學？」

二長老吃進了什麼？多神奇舌尖捕獵技巧，小蜥蜴們看了直喊：「想——」

只有那隻名叫阿皮的，用眼睛掃了一下，不敢說什麼。阿皮走起路來前搖後晃，動作不太機靈，以現在的身手，追追地上爬的還行，至於空中飛的，真的只能傻眼而已。

二長老說：「明天帶你們去飛舌阿姨那邊，學學她族裡面最厲害的舌尖功夫。」

大家都好期待，唯獨阿皮依舊一聲不吭。

一大早，一隻美麗的蜥蜴已經等在森林盡頭。

飛舌微笑的對小蜥蜴們說：「我們蜥蜴最需要的能力，就是練舌頭。」說時，舌尖刺出，至少有三隻蒼蠅，嗡半聲，便入了飛舌的肚子。

小蜥蜴們的眼中，閃著激動亮光。

飛舌說：「快、狠、準，三招。大家先練習速度，把快字訣熟練起來。」

於是小蜥蜴們彈簧似把舌頭不斷彈出、縮回。中午還沒到，阿皮已經趴在地上，半截舌頭軟趴趴的像是鬆壞的橡皮筋，練了一早上，自己這速度，大概抓抓蝸牛還行。

「準備一下，下午要去斷尾叔叔那兒。」二長老一旁催促著。

午後，樹蔭趕走了太陽的熱烘烘。

斷尾看起來很嚴格，說：「好蜥蜴除了餵飽自己以外，還需要勇氣和活力。」話剛說完，身影消失，現場只留下一條尾巴在扭動。

大夥兒的眼珠子全盯著那截斷尾。

斷尾的聲音傳來：「當機立斷，瞬間逃開，生機掌握在自己手中。」

給驚嚇到的小蜥蜴問：「可是，叔叔的尾巴……」

「你不覺得，那條尾巴會緊緊抓住敵人的注意力？」

小蜥蜴們一點就通，頻頻點頭。

明明斷的不是自己的尾巴，只有阿皮感覺到一陣劇痛，阿皮心裡嘀咕：「斷尾求生，大可不必吧！」

「首先，請注意我的動作。」斷尾瞬間移動，繞到一蜥蜴身後，抓起尾巴開始示範。

「先壓在自己的身體下面十分鐘，再翻上後背，如此每天練個上千次，必能在半秒內斷尾。」半秒！阿皮簡直不敢相信。

「沒練好，等著變烏鴉的晚餐！」嚴重警告下，阿皮首次發問：「尾巴斷了，能接回去嗎？」大敵當前！怎能接……回去？不過斷尾還是微笑回答：「斷了，再長就好。」

II

幾天後，大家都在品嚐蚊子，阿皮卻還在啃毛毛蟲。毛毛蟲營養，讓阿皮尾巴一次也沒斷過，

而且長得特別好看。

「你看阿皮的小捲尾。」

「還捲成螺旋狀！」

長老們卻好心急，特地再請飛舌和斷尾給阿皮做一對一教學，還下達指示：「教完立刻補測，沒通過不准離開森林！」

.....

今天，阿皮正在進行「斷尾補測」。

時間已經過了許久，長老紛紛搖頭，大長老卻眯起眼睛，一臉驚喜：「這孩子在變色！」阿皮身上的顏色，細看之下是變深了點。

二長老哼哼：「可能是光線變暗的緣故。」

測驗的時間終了，阿皮的尾巴依舊，依舊完好如初。

斷尾難受的宣布：「抱歉，是我沒教好。」

飛舌緊接著上場。

經過特訓後阿皮，至少能通過飛舌的考驗吧！

現場湧出密密麻麻的蚊子，阿皮的舌頭伸出，然後緩緩揮舞，蚊子嚶嚶叫，沒一隻有事。

一旁的飛舌大吼：「動作快點！」

阿皮心裡發急，舌頭揮到半抽筋。終於，「抓到了！抓到了！」阿皮興奮的現出舌尖上的那隻笨蚊子。

飛舌整個臉都黑了：「你這慢速度怎能抓到，想必是那隻蚊子大意，邊飛邊聊天。」當然這不一定是事實。阿皮紅著臉把蚊子一口吞下，「咦！」居然有說不出的美味。

然而，第二場補測依舊不合格，長老們幾乎全給差評，但是大長老卻眯起眼睛，沒說原因的給了個很期待的分數。

III

測驗沒通過，阿皮走在回家途中，沿路的蜥蜴都在笑話。

「阿皮阿皮吃不飽，蚊子蚊子碰不著。」蜥蜴小孩那樣唱。

「尾巴尾巴斷不掉，危險危險逃不了。」蜥蜴同伴這樣唸。

走到森林邊緣一棵枯樹下，阿皮把自己塞進樹蔭的很裡面，嚎啕大哭。

「哭夠了嗎？」有聲音傳來。

「誰在說話？」阿皮嚇壞了，哭聲暫停，剛剛誰在附近？他看不見。

「我在你左後邊的樹上啦，唉！」

阿皮往左瞧去，哪有？

嘆息過後，一對皺皺的樹皮，動了動，慢慢浮現，又撲撲的飛向高處：「傻蜥蜴，在旁邊還看不見？」

忽然！「悲哀，當蜥蜴當到要配眼鏡。」這聲音又不同，是另一隻蟲蟲。

阿皮朝右看，才發覺出聲的，居然是「一朵花」！要不是花的用前肢揮了揮，說實在，阿皮永遠也看不出。

「你們是……」阿皮結結巴巴。

「哈，我是樹皮蛾。」說完，樹皮拍拍翅膀飛遠。

「嘿，我是花螳螂。」接著，花朵動動手腳走開。

看到這情景，阿皮整個愣住了。

為了再見到那片樹皮和那朵花，阿皮常常待在枯樹下，沒錯！他想拜師學會這門「隱身術」。等待的日子很艱苦，讓阿皮開始明白「活著，必先填飽肚子」的道理。

他開始勤練捕蟲技巧，每天揮舌好幾千次，用比以前多百倍的練習，達到「角度拿好，力道穩住，瞄準，彈射」的飛舌標準。

至於「斷尾」，阿皮瞧著捲成螺旋狀的尾巴，想想還是放棄！一是怕痛；二是覺得自己沒那天分，而且斷尾求生跟割地賠款，根本沒兩樣。

這天，飛來了一大群蚊子。

通常蚊子遇見阿皮，都沒在怕的，蚊子領隊會說：「大搖大擺飛過去，反正這傢伙抓不到我們。」

可惜，蚊子領隊這次完全錯估情勢，他不曉得阿皮已經完全練成超速「狙擊舌」！

只見阿皮將舌頭彈出、左右一勾、收回，至少抓了十隻蚊子。

蚊群嚇傻了，四處飛竄。

IV

枯樹下的阿皮，堅持每天都來等，今日沒等到，明天再來。

都快以為奇蹟不再出現的某天，一聲招呼親切鑽進阿皮的耳朵：

「嗨！」

樹皮蛾飛回枯樹樹梢，看一眼枯樹底下的阿皮。

「樹皮蛾。」阿皮興奮大喊：「請您教我隱身術？」

樹皮蛾一愣：「隱身術？我不會啊。」

「你不是在我眼前消失過？」

「喔，那是我們樹皮蛾欺敵的絕招，你想學？」

「想。」

樹皮蛾知道眼前的阿皮改變不少，決定不藏私：「好吧，就把這秘密告訴你！這『變不見』第一招，觀察周遭環境……」樹皮蛾的解說特別詳盡，聽起來複雜，難度又高，但還是讓阿皮聽明白了。

阿皮想：「可是，隱身前，還得先找到跟自己身上的顏色、紋路相似的環境，那也不容易呀！乾脆自己主動一些，把自己變得跟環境完全一樣，那時候，嘿嘿……」阿皮隱約知道自己有這方面的能力，只是家族好像不怎麼開發啊！

幾天後，阿皮終於讓身上的皮膚也能變換顏色。他趴在樹幹上，像一張剪成蜥蜴形狀的棕色貼紙。

「我看得見啦。」樹皮蛾笑個不停，不過讓她驚喜的是，這阿皮居然能主動變色，這可是更高層次的工夫！化被動的尋找相似環境，成主動變成環境的一部分。

可是——「你看得出來？」顯然阿皮的技術還是太粗略了。

樹皮蛾說：「樹皮又不僅僅是棕色的。」

正當阿皮進入沉思時，一道黑影俯衝下來，啊啊叫，那粗軋的叫聲極其刺耳。

樹皮蛾緊張的催促著：「快躲！是烏鴉。」

「我動作慢，不躲了。」

阿皮沒躲，他只是靜止不動，利用變色，把自己變成一張棕色樹皮。

烏鴉爪子伸出，猛撲時卻忽然打了個轉，飛回樹幹，他歪著脖子盯著樹皮，懷疑起來：「這會不會是……樹皮病蟲害？吞了它可能會拉肚子吧！」烏鴉想了想，決定暫時退走。

「贏了耶！」阿皮好興奮。

「不，剛剛很危險。」樹皮蛾嘆氣：「幸好是烏鴉，烏鴉總是想太多。」

說得自己好像從鬼門關前繞回來，阿皮不以為然：「我又沒出事。」

樹皮蛾說：「烏鴉盯著你那麼久，你該知道吧！」

阿皮點頭。

「所以你隱身了嗎？」

「啊！」被看見是隱身術的巨大恥辱！阿皮恍然大悟，剛剛根本沒「隱身」。

雖然有點洩氣，但他化洩氣為努力，從頭仔細觀察，真正的樹皮？果然不只棕色而已，數一數，灰褐綠紅橙黑黃，而多變的條紋斑點更是複雜。

阿皮讓自己靜下來，想像自己是一棵樹，而不是蜥蜴。

練習、不斷的練習，在阿皮的身上，開始有斑點冒出，有線條顯現。他感覺得到，抽動肌肉時會出現斑點；拉一下筋絡會拉出線條；呈紅色必須擠壓血管；想變白就適度放鬆……

「學成了，厲害。」樹皮蛾給予讚賞。

阿皮終於笑了：「蛾老師，謝謝你。」

「你能變化出不同顏色，這點我就做不到。」樹皮蛾很是欣慰。

V

幾天後，接手指導阿皮的，當然是花螳螂啦。酷酷的花螳螂如鮮花般盛開著，蜜蜂蝴蝶總是分辨不出，經常過來討蜜汁，這令他非常歡喜，也非常困擾。

「好真實的一朵花啊！」

「不只做樣子，還要能隨著環境的「動」，而跟著「動」，你就成功一半了。」花螳螂講出一個重點。

「我試試。」阿皮開始變色，把之前熟練的調色板功夫全派上用場，不久就變成一朵蜥蜴花。

阿皮大叫：「我是一朵花。」

花螳螂笑呵呵的說：「我只看到一隻彩色蜥蜴，不是花。」

「一定是剛剛深呼吸的動作太大，露了餡。」阿皮屏住呼吸，忍啊忍，「咳咳……」才撐一分鐘就撐不住了。

花螳螂搖搖頭：「今天練到這裡吧。」

阿皮仍是覺得自己這朵花很真實，於是再去請教樹皮蛾。

他變成一朵花：「我覺得很像！跟花沒兩樣。」

樹皮蛾笑著說：「不像啦。」

阿皮賭氣：「變色技巧是跟樹您學的，用到花螳螂身上就不行！」

「樹皮和花朵不同。」

阿皮很堅持：「不同？我有注意到紋路的變化。」

「樹皮和花朵不同。」

「我有查覺到顏色的深淺。」

「樹皮和花朵不同。」

怎麼樹皮蛾重複說著這句話？

VI

第二天，阿皮早早起，吸一滴晨露，覺得很甜。忽然發現身邊有動靜，酢漿花正在微微搖晃，阿皮抬頭，伸出舌頭，感覺風的吹拂。

「有風在吹。」阿皮找到變化的關鍵了！

可是——花螳螂看了依然搖頭：「你就這麼想被吃？」還留下一句「用心感覺吧。」然後回去睡午覺。

阿皮實在不知道該怎麼做了，他已經讓自己「這朵花」有被風吹動的樣子了。

「花師父好像在折磨我。」阿皮沒變回去，一直保持著像一朵花的樣子。可惜這朵花心浮氣燥的，有隻蚱蜢跳過來，忽然間停住，喊出：「蜥蜴！」立刻調頭走。

「我被看到了！」阿皮這才嚇一跳，他很輕易的被發現到。

真要靜下心來感覺啊……

漸漸的，阿皮聽見風由太陽那邊吹來，然後瞄到花草們都微微的傾斜；咦？有隻兜蟲在後面的枯葉堆翻筋斗，螞蟻正在抗議……

難道，這便是花螳螂之所以變成花朵的真正感覺？

當晚，月亮升起後，阿皮又變成一朵花，只不過，那朵花只盛開在頭上，身體的其他部分都跟環境融為一體。

枯樹下，有「兩朵花」正在對話。

「隱身，不是不被看見，而是被看見的同時，也被忽略。」

「花老師，謝謝您。」

「不用謝，你青出於藍。」

VII

有隻貓頭鷹，此時正不預警的住進了森林，蜥蜴家族一陣混亂。

「天敵來了！大家保持警戒。」

「別給貓頭鷹拿去當宵夜。」

長老們緊急開會，尋求解決之道。

逃過一劫的斷尾很堅持：「一定要搬家！碰到貓頭鷹誰都沒戲唱。」他想甩甩尾巴，但就在昨天，新長的尾巴又斷給那隻貓頭鷹當點心了。

飛舌發言：「這裡是我的家園，我不會遷走。」

二長老說：「去不熟悉的地方，危險增倍。」

爭論不休時，一陣恐怖的拍翅聲忽地響起！

「快閃！」斷尾大喊。

平日，一遇到危險斷尾會身先士卒，由自己來斷後，利用斷尾來轉移目標。但這次他一時間忘

了，尾巴昨天就……銳利的爪子正朝著他落下。

危急間，傳來一聲「斷尾叔叔，趴著。」

是阿皮！

阿皮衝上來，張開自己的胖身體，斷尾搞不清楚阿皮想做什麼，只好趴著不動，立刻被阿皮重重的壓在下面。

只聽到貓頭鷹俯衝飛下來的呼呼聲，咻——然後一陣揮翅，貓頭鷹又飛回樹上。

蜥蜴是冷靜的，可以耐著性子一直等，直等到危機確定消除，斷尾叔叔才動了動，從阿皮身子下鑽出，回頭看看還趴著的阿皮，身子彷彿一大塊畫布的阿皮。

斷尾驚喜交加：「你怎麼辦到的？」

阿皮在皮膚上做出簡單的換色，淺灰變紅，又轉褐綠，最後浮現砂土、碎葉，變得跟地面一模一樣。

大長老到現場眼見這一幕，驚叫：「隱身術。」

「隱身術？」斷尾跟著驚呼，沒錯，這樣的變身，向來只是耳聞。隱身術在蜥蜴家族中失傳已久，據說來自變色龍一族，沒想到阿皮，就是變色龍！

倖免於難，大夥兒探頭的探頭，甩尾的甩尾，從草叢、枝葉間紛紛冒出來。

「我的隱身術還不行，得繼續努力。」阿皮反倒不好意思了。

這段日子，阿皮都待在老樹附近，不斷精進自己的隱身術。

每次蜥蜴家族遭到襲擊，阿皮都會挺身而出，一次又一次驚險的騙過貓頭鷹。

有天貓頭鷹又來襲擊，阿皮全身都化作螢幕，竟變身一頭大老鷹，栩栩如生，還是動態播映。

貓頭鷹一看，嚇壞了，來個空中大迴旋，從此遠離這座森林。

VIII

時間流逝，阿皮依舊阿皮，凡是慢慢來。倒是他的隱身術，成為蜥蜴一族中，和斷尾、飛舌並重的一門課。

老樹下，一群新生的小蜥蜴在靜謐中聽著阿皮娓娓講述著自己的經歷：

「……希望到最後，我能隨心所欲地變出成飄落中的落葉，變出閃著波光的河面，那才是強大的隱身術。」

「變色龍老師，快教我變枯草。」

「變老鷹啦。」

「我想先看『鷹蛇大戰』下集！昨天播到貓頭鷹衝下來搶走眼鏡蛇的近視眼鏡。」

「對，對，看下集。」小蜥蜴們圍著阿皮。阿皮吐出舌頭，準準的攬住一隻路過的蚊子，他得進食一下，因為用身體播放影片是挺費精神和體力的。